

村民研制失传空心砚贺国庆



手捧砚台的温松康

山西五台县阳白乡上红表村农民温松康潜心钻研砚台制作技术,先后获得有关专利 19 项,其中,空心砚填补了该领域的一项空白。最近,他正在制作开国盛典和大团圆工艺品,献礼新中国 60 华诞。

出类拔萃 协议工当上车间主任

3月22日,阳光明媚,上红表村宁静而祥和。记者见到温松康时,他正在工厂里给一方砚台的模具精心雕刻图案。“制作砚台的最佳时间是在春秋两季。”温松康说。冬天天太冷,砚台出不了模具;夏天天太热,澄泥中会产生气泡,烧制时容易裂缝。所以,他想趁着这黄金季节尽快生产。

温松康从小就心灵手巧。他八十多岁的父亲温玉林告诉记者,1972年,年仅17岁的温松康高中毕业后,进入五台县陶瓷厂当协议工。该厂最开始是生产放粮食和水的瓮子,由

于温松康肯钻研,一年下来,他就掌握了全套技术。1975年,厂里准备上马细瓷生产线,要派人去山东淄博学习。9人中,只有他一人是协议工。

温松康说,他到山东主要学烧制技术。当时,在厂里工作了三年的工人还掌握不了火候,他一个月就掌握了。不仅如此,他还留心观察其他生产线的工艺与流程。70天学习结束后,厂长问他怎么样。他说,没问题。果然,第一炉试烧,就获得成功。

烧制是瓷器加工中最难的一道工序。温松康在厂里一炮打响之后,又参加全省陶瓷行业的竞赛,名列第一。为此,厂长把他提拔为烧制车间的主任,后转为细瓷车间的主任。

温松康很勤奋。别人休息,他观察火候;别人娱乐,他看书学习。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孩子,当时在温玉林眼里,却不是一个好孩子。“1982年,温松康怎么也不在厂里干了,说要回家自己干。好不容易进了工厂,又好不容易当了车间主任,眼看着就要转正了,却要回家!”温玉林很恼火。

不过,事实证明,自己干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几年之后,红红火火的陶瓷厂慢慢垮了,而温松康的家庭小作坊渐渐发展成了公司,产品远销日本、朝鲜、韩国。如今,温玉林不得不承认,儿子当时的选择是对的。他反反复复对记者说:“要给年轻人更多的空间。”

回家单干 两年获得 19 项专利

据说,他的祖上曾经为皇帝做过砚台,“既然老祖宗都能做出那么好的砚台,我为什

么不能试试呢?”凭着这股执着劲,温松康做出了当时谁也不能理解的选择。

从家谱上考证,他是“温氏澄泥砚”的第46代传人,但祖上的砚台制作技术已经失传,300多年了。温松康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一方宋代的“荷叶蟾蜍”温氏澄泥砚。

温玉林说,1947年春节前,他父亲正在给村里人写对联。忽然,有一伙阎锡山部队的官兵进来搜查。其中一个上校团长见他父亲案头上放着一方砚台模样奇特,就要买,被拒绝。这位团长买不成就抢,他爷爷为了护砚台,胳膊被刺刀刺伤。而这位团长为了升迁,把抢到的砚台献给了阎锡山。

阎一看此砚台是稀世之宝,爱不释手。后发现砚台背后有“温氏澄泥”的字样,便召部下温玉如(炮兵旅长,上红表村人)询问。温观后告阎,此砚为温氏祖先制作,今已失传。阎为使部下效命,便忍痛割爱,将此砚转赠与温。后因战事吃紧,温玉如恐落入他人之手,便将此砚送回上红表村老家,让其父保管。

记者在温家看到,此砚台为不规则圆形,直径约25厘米,似一朵出水荷叶,蟾蜍在荷叶上沾着甘露,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砚台背后有苏轼题词:“荷叶玉池澄泥制,背刻东坡想用之,设以挨群遗事喻,斯人诚不愧研斯。”

温松康的妻子说,当年,温松康离开陶瓷厂一回到家就开始了折腾。先是找澄泥,后是建烤房,把家里的小院弄得乱七八糟。温松康说,澄泥砚是我国四大名砚之一,最早见于西汉,鼎盛于唐宋时期。要做出好的

澄泥砚,关键是找到好的澄泥。最开始,他找了许多地方,都不理想。有一天,他坐车从太原回家,路过五台县槐荫村时,看到护路工堆在路边的土极似澄泥。他立即下车察看,果然是澄泥,用手一捏,细润而又有柔性。他顿时欣喜若狂,顺着拉土的痕迹,找到了一处土崖,土崖中仅仅有约5厘米的土层为澄泥。他拿上澄泥去太原化验,泥中含有铝、硅、铁、金刚砂等20余种矿物质。这正是他要找的澄泥。

据温松康介绍,他做的澄泥砚,比太原博物馆徐文达所研制的同类产品早一年,比绛州生产的澄泥砚早11年。

最开始,他制作的是普通的砚台,一窑只能烧出一种颜色。他为了让一方砚台上同时烧出多种颜色,这样才能独领风骚。但反复试制了十几次,都失败了。温玉林在上世纪60年代制作过一段时间砚台,虽然反对温松康回家自己干,但看着心急火燎的儿子,他不得不和儿子共同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的一天,父子俩从窑里取出砚台一看,哇,变色了!一窑中,不仅有黑色、黄色、紫色、土色等多个颜色,而且在一方砚台上也能烧制出多个颜色。经过媒体报道后,温松康成了全国制砚界的奇人。

真正激发温松康制作空心砚的是一个兰州人。有一天,温松康收到一封从兰州寄来的信。信上说,他收藏着一方砚台,长方体,上面有两个黄豆大的孔,刻有“正其体,虚其心,洁如玉,盎如春”等字,署名为“笠翁铭宋澄泥砚”。这人问他,该砚台是不是空心砚?

这方空心砚正是自己祖宗

温笠翁曾为皇帝制作的空心砚。温松康陷入了遐想之中,连老祖宗都能制作出空心砚来,自己为什么不能呢?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八年,整整八年工夫,温松康昼思夜想,一直反反复复地做着试验,也不知失败了多少回。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梦见自己做成了空心砚。他一骨碌爬起来,照着梦中的样子做成粗坯后,放入窑中,焦急地等待了三天,出窑后一看,空心砚烧成了!

温松康告诉记者,空心砚最大的特点是砚腹中加满水后,储墨不涸,发墨益毫,质坚细腻,改变了传统砚台墨汁易干,易腐臭的弊端。

2007年,他把自己的这项发明,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到2008年底,两年时间里,他在砚台领域里,共申请了19项专利。其中两项实用专利,17项外观专利。

精心制作 献礼新中国 60 华诞

记者在温松康的一个展览室看到,里面的砚台琳琅满目,形式各异,摆满了整个房间。有春秋大鼎砚、奥运圣鼓、多蟾砚、双耳鼎砚、金蟾砚、龙瓶砚等20余种,颜色有青铜色、紫铜色、豆绿色、鲮鱼黄等十多种。春秋大鼎是仿照商朝的鼎制作而成,形象逼真,观之如碧玉,抚之如童肤,叩之如金石。

现在,温松康除了生产砚台,还生产工艺品,有四羊方尊、奥运至尊、青铜瓶等20余种。看上去古色古香,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还有收藏价值,可与古青铜器媲美。

温松康说,制作这些砚台

和工艺品,需要13道工序。每一个图案,都需要技术工人一笔一画地刻上去。制作四羊方尊的模具,用了72件。2008年,该产品总共才制作了16件。

阳白乡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温松康的砚台生产还没有形成规模。眼前最当紧的是建一个恒温车间,一年四季保持在春秋两季的温度上,扩大再生产。温松康也说,扩大再生产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槐荫澄泥虽然只有5厘米厚,但此处曾为湖泊,面积很广,原料来源不是问题。去年,村里学校的教室闲置,他花15万元买了三排十余间房屋,用作加工车间,又从山东淄博买了一套自动化烧窑。现在,他希望通过招商引资,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成成批的产品。

目前,“温氏空心澄泥砚”虽然供不应求,但大多数被当作礼品送给了人。五台县文联主席张嫦娥从2003年就开始帮助温松康发展企业。她说,砚台作为我国古代的书写工具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温松康传承的不仅仅是砚台的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文化瑰宝。她通过相关部门在五台县招商引资网上公布了温松康企业的相关信息,还在为温松康的砚台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奔忙。

温松康对记者说,他现在最当紧的是尽快把献给建国60周年的砚台和工艺品制作完成。他设计的礼品有两件,一件是一方椭圆形的空心砚台,另一件为一件花瓶工艺品。这两件礼品预计6月底制作完毕。届时,将由五台县人民政府转交给国家有关部门。

据《三晋都市报》

抑郁症病人离院自杀事件调查

一名住院治疗的抑郁症患者离开医院,回到家中自杀。家属认为院方疏于管理,是导致病人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而院方认为自己“无法限制患者人身自由”,且病人入院时与院方签有“发生意外事故,由患者方担责”的协议。

目前,患者去世已有两个多月,仍未正式办理出院手续。

【事发】 病人离院回家自杀

对马金山出事当天的情形,李幼辉的叙述比较明晰。

今年1月8日上午11点多,护理人员巡视病患时,听见十一病房传来争吵声,马上去劝阻。吵架的人是病人马金山和他的爱人樊建梅。“李幼辉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一附院)精神医学科主任,也是马金山的主治医师。”当时,护士请樊建梅不要用语刺激病人,要多安慰他。”李幼辉说,当天上午11点30分左右,樊建梅说回家吃饭,当时她的女儿在病房里。樊建梅走后,马金山也离开了病区,到晚上我才知道,马金山回家上吊自杀了,我非常吃惊,心情很沉重”。

据其家人透露,马金山因没完成上级制定的任务指标,而被免去主任职务,之后先后调整了4次工作。

他思想压力特别大,老说我现在没用了,啥都干不好”。“提起丈夫,樊建梅神情黯然,老马经常失眠,烦躁不安,去年12月12日住院,医生诊断他得了抑郁症”。

马金山人住的郑大一附院精神心理病房,设立于2008年10月11日。患者入院前情绪低落,曾在家上吊未遂。”李幼辉告诉记者,治疗半个多月后,马金山的病情有所好转。今年元旦当天,家人还陪他回了一次家,当晚就又回医院了,我很高兴。”她说,按照病区管理规定,患者在治疗期间是不允许在医院以外住宿的。

郑大一附院精神心理病房位于该院5号楼一楼。记者走访时发现,这个病区中间是一条走廊,病房分列于两侧。从一楼大厅进入病区,须推开两扇紧闭的玻璃门,门口有两名身着制服的保安把守。

在走廊里,记者见到几名陪护病人的家属。据他们说,在精神心理病房治疗的患者可以出病区,但必须向主治医师请假,签字批准后领取出入卡,把卡片交给看门的保安,然后才能由监护人领出去。

陪护人的说法得到保安的证实。病人不请假不中,不能单独出病区。”一名佩戴圆方物业”胸卡的保安对记者说,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病区和精神病人随意离开病区。病人脑子不正常,万一出了事咋办?”该保安说。

记者询问他们今年1月8日是否发生了病人独自出走的事,两名保安显得很警惕,说“不知道”。

【院方】 称无看护患者义务

对事发当日的情况,樊建梅另有说法:两口子磨嘴吵架很正常,再说我也没说回家吃饭,而是急着上班去了。至于他(指马金山)是咋离开病区的,我确实不清楚。”

樊建梅说,她走时还专门交代门口保安,说她丈夫情绪不稳定,病房里有女儿照着,让保安操心点别出啥意外。

马金山的女儿回忆,母亲出门不久,父亲说要上卫生间。我是个女孩,无法陪他,就在病房等着。”她说,大概过了将近半个小时,还不见父亲回来,就赶紧到走廊、卫生间门口、护士站寻找,都没见到人。

我查了护士站出入登记本,上面没有我爸出门的记录,于是给他打手机,他接了,但不说自己在哪儿,很快就挂了电话,我再打他就不接了。我意识到爸爸可能离开医院了,赶紧出来找。”她说。

下午两点左右,马金山的女儿匆匆赶回位于市区东风路的家里,发现悲剧已经发生:她46岁的父亲已在家中自缢,气绝身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郑大一附院精神心理病房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有着明确规定。

该院公开的一份承诺书第三条载明:患者住院期间,陪护人若将患者带离病区,须向院方请假,并签字保证其在离院期间按时服药、注意人身安全并按时返回”。

该院住院须知相关条款规定:由于患者的特殊性,可能出现突然的冲动、伤人、自伤、自杀等情况,为保护患者自身及他人安全,院方将可能采取临时强制治疗、暂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那么,马金山到底是在何种情况下“走失”的?院方有无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一般来说,患者离开病区要写请假条,还需要主治医师签字。”李幼辉坦言,马金山离开病区时,她并没有接到患者

的请假要求,当然也未签字允许其离院。

而对此事,郑大一附院医务处处长刘玉峰的解释更为“直接”,他说:我们要求患者不得自行离开医院,但实际上没什么效果。我们不是派出所,无权剥夺他们的自由。医院没有看护患者的义务。”

刘玉峰称,该院精神心理病房的保安只是负责提防小偷,护士负责治疗和保洁,所有陪护人员都是患者家属。

由于缺失马金山离院的文字记录,事发后,马金山的亲属曾提出查看事发时的录像。

1月11日上午,我们到医院讨说法,院方医务处派人跟我们接触。”马金山的连襟芦建山说,当时,在警方的主持下,院方医务处一名工作人员和他们家属代表一起看医院内部的监控录像,但随后被告知“不经院长同意不准调取录像资料”。

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录像。”芦建山说。

【患方】 质疑医院格式条款

我爸爸是自行离开病区的,医院的监管没有漏洞吗?”马金山的女儿不理解。

采访中,刘玉峰和李幼辉均认为,院方提供的是开放式病区,是按国家有关规章制度执行的,没有任何责任。

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我们在患者入院前都对陪护家属说清楚了,并且患方都签字认可了,医院没一点责任。”李幼辉所说的“签字认可”,是“监护人声明”、“院方承诺书”和“住院须知”3份书面文件。

记者在院方提供的材料上看到,在“监护人声明”

中,作为监护人的樊建梅写道:“我已了解患者目前存在走失、冲动、自杀、自伤、伤人等风险,我们愿意留院保证患者安全,并对患者在开放区治疗期间的安全问题负责。住院期间愿遵守医院制度,若因故离开病区,监护人愿承担患者院外的一切后果,并负责将患者及时带回病房。”

院方承诺书”和“住院须知”均为院方提供的格式条款,其中注明了“患者若离院,其间发生病情加重、恶化、并发症、猝死、自杀、自伤、走失、伤人、攻击、意外事故等,由患者承担责任”、“由于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责任(如疏忽、自行离院等),患者在院内外发生的一切后果(自杀、自伤、伤人、毁物、外逃、走失、意外伤害等),均由其监护人承担”等。樊建梅在这两份书面条款上,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没错,我们是自己要求并同意住院的,也愿意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医院推脱责任的理由。医院是看病救人的,把一切可能出现的意外都推到患者身上,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更何况老马是在病区没人监管的情况下走失的,主治医师能说没责任?保安能说没责任?”樊建梅说。

樊建梅同时质疑,院方出具的格式条款是强加于人,是明显回避过错的行为。我们是在给患者尽快治疗的迫切心情下签订条款的,医院不能抓住我们这个心理,等出事了用约定的条款做挡箭牌。”

据了解,事发后,马金山的亲属多次到医院商谈善后事宜,并于2月14日取走了马金山遗留在病房的物品,但没有办理出院手续。

为维持医院正常工作秩序,我们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愿给死者家属支付1万元丧葬费,但对方不同意。”刘玉峰说,他们如果认为医院有过错,可走司法途径解决,由他们来取证。”

【说法】 有关免责条款“无效”

釜山是由于精神方面的问题入院治疗的,医护人员也知道他有严重自杀倾向,但院方却没有采取强制性保护措施,也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更没有严格执行请假签字和保安守卫制度。”芦建山认为,医院工作人员对患者的自行离开没有尽到必要的监管责任,是导致患者身亡的重要原因。作为精神病房治疗的特殊科室,院方应负有与普通科室不尽相同的专门监督、看护和安全管理职责,特别是对开放式病区的精神病患者,更应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悲剧已然发生,对马金山自行离开病区的有关细节,似乎不必再纠缠,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医患双方的责任。

从法律层面上看,患者去医院看病,医院提供治疗,医患双方已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河南昊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叶亚飞认为,医院提供的书面“承诺书”和“住院须知”是这个合同关系的具体条款,按照通常的理解,既然医院已提前告知患者责任自负,双方对种种事项也都作出了约定,那么就应按这个合同约定去履行和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于免责条款有特别告知的义务。”叶亚飞律师说。

据《大河报》